

从生态翻译视角浅谈导游词翻译

林婕雯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DOI:10.12238/er.v7i7.5198

摘要：中国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地区间的交流。旅游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是地区间交流的桥梁。本文从生态翻译角度探讨旅游文本的翻译，以新疆导游词英译实践为例，结合导游词的特点类型，分析翻译中的三维转换，阐述导游词英译过程中的策略方法以满足语言、文化和交际意图。使中国文化更广更深地走出去，为导游词翻译作出贡献，推动新疆旅游业的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导游词；生态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识码：**A

Tour-guide Representatio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Jiewen Lin

Yunnan Medical Health College

Abstract: China rais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2013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ourism, as one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has been the bridge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our-guide presentation in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he thesis will illustrate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applicabl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n the Eco-translatology theory of Hu Gengshen by analyzing the features of this kind presentation to fulfill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introduce the Chines culture to the world to a wide and deep extent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Xinjiang.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ur-guide presentation; Eco-translatology

引言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地区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中国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沿线国家经贸交流的同时，旨在加强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对话，为交流互鉴建立新的纽带。旅游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为人文交流搭建桥梁，促进地区文明交流互鉴。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不仅可以感受自然风光之美，更重要的是通过旅游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人文交流。而导游词作为文字载体，通过对景点的介绍、宣传，扩展游客的知识，激发游客旅游、参观的兴趣。旅游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传递信息来吸引游客并推动中国文化更深更广地走出去。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是中国走向中亚、西亚、欧洲的前沿堡垒。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新疆地域辽阔，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人文景观，旅游文化资源丰富。新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可以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前来旅游观光，为新疆文化的对外传播注入活力。景点导游词解说是新疆旅游的核心内容。本篇将以新疆导游词英译的实践为例，首先分析导游词的特点，文本

类型。从生态翻译角度探讨旅游文本的翻译，分析翻译中的三维转换，阐述导游词英译过程中的策略方法以满足语言、文化和交际意图。通过翻译实践探索，可以进一步推动新疆旅游业的发展，使中国文化更广更深地走出去，为导游词翻译作出贡献，推动新疆旅游业的发展。

一、导游词

导游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是导游人员引导游客在观光游览时的讲解词，通过导游口述，游客对观光景点的客观信息和人文意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此激发游客的游览情绪。好的导游词应包括 informative(内容充实)、intriguing(生动有趣)、realistic(真实可信)、practical(实用性强)、cultural(文化性强)、educational(启迪受益)、humorous(幽默风趣)等要素(陈刚, 2002)。常见的导游词有介绍景区的信息型文本，也有极具文学性的抒情散文型文本，该类文本需通过导游口述，因此需要导游富有极强的情感和感染力，以此吸引游客的注意力，达到呼唤功能。按照纽马克对文本类型的分类，导游词归属于“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ext)和“呼唤型文本”(vocative text)的结合体

(Newmark, 2001: 39-52)。中文导游词通常使用各种修辞手段和诗性语言,使游客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同时引用中国古诗文,其中包含大量典故和文化负载词。因此,导游词的翻译往往可以归为文学翻译的范畴,文学翻译的本质是客观性、社会性、主体性和创造性(胡显耀,李力,2009: 8-9)。由于文学翻译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目的是为了译入语读者能够阅读和接受,而导游词的翻译是以文化宣传为目的,以游客接受度为考虑基础的,所以在英译过程中必须遵循译入语的社会文化和语言规范。而针对其中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和中文诗性语言译者应当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针对翻译的生态环境,作出适应性选择。

在实际操作中,外语导游词可分为三类:预制类(*pre-translated type*)、现编类(*impromptu presentation type*)和预制现编类(*combined type*) (陈刚,2002)。本篇讨论的是预制类导游词,是事先译好,以海外旅游者为对象,通过导游口述表达的预制类文本。

二、文献综述

2003年,爱尔兰都柏林市大学的 Michael Cronin 首次提出“翻译生态学”(Translating Ecology)的概念。在此基础上,我国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基于进化论与生态学理论,构建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张杏玲、郭秋宏,2018)。生态翻译学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整合性研究,以生态学为视角,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即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作出适应性选择的过程”(胡庚申,2013: 56)。生态翻译学主张,译者在翻译时根据“翻译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应性选择,进行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三维转换。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是指译者翻译时应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同上,2011: 8)。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同上,2011: 8)。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指译者应当关注交际意图的传译,“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同上,2011: 8)。

导游词在客观上有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以吸引游客为目的,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和呼唤力。因此在翻译时必须要掌握原文风貌,运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尽可能译出原文的文体风格。

三、案例分析

(一) 语言维

所谓“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中对

语言形式的适应性转换。这种语言形式的适应性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胡庚申,2011: 8)。因此这就要求译者要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熟练掌握两种语言之间的特性和区别,翻译出符合译出语表达习惯的句子。

首先是地名的翻译,新疆特殊的人文地貌,民族文化,在地名翻译中不能刻板按照通用的汉语拼音标注法,而应该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发音进行标注进行一个适应性转化。比如喀纳斯译为 Kanas lake、伊犁(Ili)、赛里木湖(Sayram lake)、卡拉库里湖(Karakuri lake)、喀什(Kashgar)、吐鲁番(Turpan)。因此这几个地名都是按照少数民族发音进行标注的。

其次是篇章句子的翻译,由于英语是形合语言,汉语是意合语言;英语是主语语言,汉语是主题语言,造成汉语和英语语篇在句式结构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导游词英译是为了对外宣传,要符合目的语读者的用语习惯,所以在翻译时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原文: 在新疆有许多地方,春夏秋冬一天内随机播放,来新疆旅游,要带上一年四季的衣裳。

译文: Tourists are recommended to bring with them clothes of four seasons for Xinjiang tour, as one may experience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at random in one day in many places in Xinjiang.

原文“在新疆有许多地方,春夏秋冬一天内随机播放,来新疆旅游,要带上一年四季的衣裳。”其中隐含的逻辑关系在中文中体现在句内,而没有通过显性衔接手段表现出来,而英文重语法和逻辑,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用关系词将逻辑显性化。所以翻译时调整了中文语序,加了一个“as”表示原因。

原文: 我的家乡新疆,是祖国西北边陲尾羽部分、被称为歌舞之乡、瓜果之乡、玉石之邦。

译文: My hometown Xinjiang is located in northwest China, with an area of 1.66 million square kilometers, reputedly known as the land of songs and dances, land of fruits, and home of jade.

原文: 你知道新疆有多少个中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吗?

译文: Do you know how many wonders Xinjiang boasts in China or even around the world?

原文: 冬天,茫茫白雪,冰雪世界。

译文: in winter, it becomes a world of ice and snow.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译者考虑到中英语言差异,进行了内容省译的部分。第一个例子“我的家乡新疆,是祖国西北边陲尾羽部分”,译者在翻译时省译了“边陲尾羽”,这是中文中的修饰性语言,因为中国地图形似一只鸡的样子,如果要将边陲尾羽译出,就要将中国地图形似鸡形,所以新疆在尾羽的信息补出来。而这句话表明的是新疆的地理位置,译

者认为只需译出关键信息就可以。第二个例子“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中的之最重复了，中文不惧重复，而英语避免重复，所以可以译为“wonders Xinjiang boasts in China or even around the world”。第三个例子体现了中国的诗性语言，两个短语意思有重复，英文译出一个即可，所以译为“it becomes a world of ice and snow.”

(二) 文化维

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 (André Lefevere) 就曾经说过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碰撞，更是两种文学传统的碰撞 (Lefevere, 2006: 6)。而作为翻译对象，文化就是区别于语言形式和文本样式的文化内容或文学内容 (王宏印, 2010:96)。因而文化往往体现在两种文学传统的碰撞之中。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文化维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仅关注语言的转化，也要关注整个文化系统，进行适应性选择和转换。

原文：仅这两组“魔鬼数据”，是否已经让你感觉到新疆是个神奇的地方了呢？

译文：The altitude intercept between them is unexpectedly high to 8765 meters. Will you feel Xinjiang a miraculous land given the magically drastic change in height?

将“魔鬼数据”译为“the magically drastic change in height”考虑到英文中的魔鬼的意思是邪恶的化身，带有极强的贬义色彩。而原文只要表达的是两组数据的差异给人一种震惊感。所以进行了一个意译而非直译。

原文：来到这里，你会听到清代湘军的后人自豪地讲：“我们的先人，是随文襄公左宗棠进的边疆！”仍健在的兵团老战士更会骄傲地对你讲：“我们是随王震将军来开垦的新疆！”

译文：If you come here, you will hear descendants of the soldiers served in Hunan Army in Qing Dynasty saying with pride, “Our ancestors followed Zuo Zongtang¹, Wen Xianggong² to Xinjiang.” And the surviving veterans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will tell you more proudly, “We came to plough virgin land here under the command of General Wang Zhen³. ”

1.Zuo Zongtang(1812-1885), an official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led the Western Expedition Army to recover Xinjiang, and advanced the project in Xinjiang's development and conceived his idea in this aspect.

2.Wen Xianggong, when Zuo Zongtang died in 1885, he was accord the highest honors as Wen Xianggong in the land and lauded as one of the great officials of the era.

3.Wang Zhen (1908-1993), who le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orces that took the region from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not by force, but by negotiating a peaceful liberation deal in 1949.

原文中的“文襄公”直接音译为“Wen Xianggong”是因为文襄公是左宗棠的谥号，是其死后，后人为他所取的称号，概括其一生的成就和经历，对他的生前做出的评价。这是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存在的鸿沟，存在词汇空白的现象。因此在翻译时可以选择音译，之后加注释做出解释。“左宗棠”、“王震”都按照通用的汉语拼音进行标注，但对于人物生平通过之后注释来向游客介绍。

(三) 交际维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即在翻译中关注交际意图的适应性转换。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交际。判断译文的可靠性不能只停留在词汇意义、语法类别以及修辞手段的比较上，重要的是接受者能正确理解和领会译文的程度 (Nida, 154)。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选择恰当的方法，注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达到交际目的。

原文：“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唱的就是新疆真实的昼夜温差。

译文：The drastic change in temperature here is true to the saying below, "Fur coat in the morn, gauze at noon, around the stove we taste the watermelon."

原文用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歌词来描述新疆的昼夜温差巨大。但是对于国外游客，仅仅将诗句翻译过来，并没有达到该有的交际意图，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增补“the drastic change in temperature”，使得游客明白其中的意义。

原文：来过的人说，北疆是一种瘾，去忘不掉，南疆是一种病，不去治不好。

译文：People who have been here described this land unforgettably addictive and incurably appealing.

原文用中文对仗的诗性语言，比喻南疆北疆是一种瘾、一种病，其实是为了说明风光令人心驰神往。为了达到交际目的，不将瘾和病直译出来，而是意译为“unforgettably addictive and incurably appealing.”

四、结语

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新疆的旅游业蓬勃发展，新疆所具有的独特的自然和民族人文景观，使得新疆旅游业发展具有无穷的潜力。涉外导游要真正成为“友谊的使节，文化的传播者”（曾丹，2006），导游词英译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责任。作为译者，要深入了解和研究两种语言和其背后的文化，根据相应的生态环境，作出适应性选择。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译者要充分考虑到翻译中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相互配合，使英译的导游词符合目的语读者用语习惯，最终达到传播中国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Lefevere,André .Translating Literature: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

[2]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3]Nida,Eugene.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7.

[4]胡显耀,李力.高级文学翻译[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

[5]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7]陈刚.涉外导游词翻译的特点和策略[J].浙江大学学报,2002(02):67–73

[8]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02):5–9

[9]曾丹.论导游词英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6(02):36–39

[10]张杏玲、郭秋宏.生态翻译学研究评述[J].英语广场,2018(08):41–42